

「威廉透納—崇高的迴響」展覽觀察

鄭治桂

透納誕辰 250 年紀念

今年是威廉透納（William Turner, 1775-1851）誕辰兩百五十周年，泰特不列顛（Tate Britain）巡迴亞洲的「透納特展」（*Dialogues with Turner – Evoking the Sublime*, 2024, 10/1~2025, 5/10 @上海浦東美術館，2025, 6/27~10/12 @台北中正紀念堂），特別以「崇高」（sublime）這個字作為主題，詮釋透納藝術的特質與巔峰表現。同時以十四位當代藝術家不同的媒材、裝置、雕刻、繪畫、錄影、文獻等各種媒材，當代人呼應透納曾經注目的自然現象、探索的主題，和十九世紀的浪漫潮流下煥發的藝術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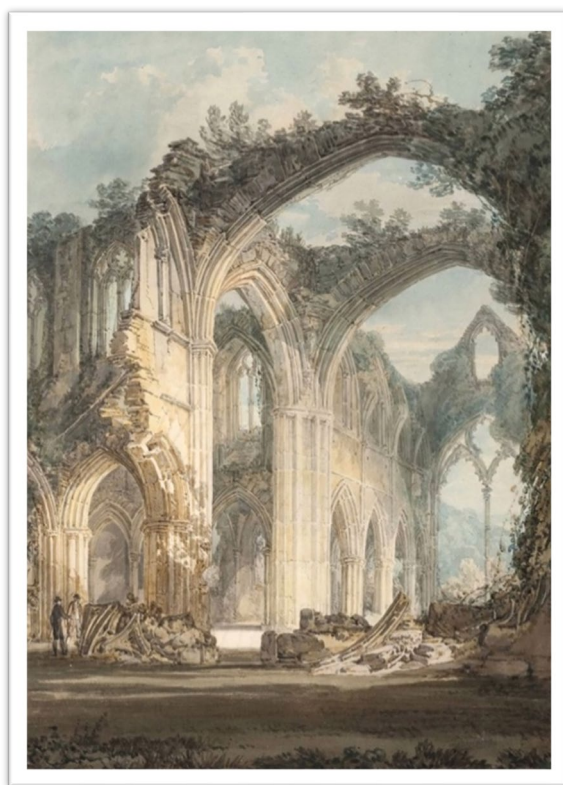
但是我們仍然要回到透納的藝術核心，來看待這個屬於英國繪畫的關鍵字—透納，才值得談論古今對照的觀點變奏（variations）。透納可以說是英國繪畫史上最閃亮的字眼，他的創作主要表現在風景繪畫，而風景繪畫從文藝復興到他的時代，歷經四百年，有著綿長而曲折的傳統。如何將透納放入歐洲風景繪畫的脈絡中去看，這是第一個必須採取的角度。

圖一：透納《汀特恩修道院中殿甬道與聖壇，望向東窗》，1794，水彩，35.9x25cm，泰特不列顛館，倫敦。

本文以透納青少年時期的圖物誌水彩，和他取法十七世紀荷蘭海景畫並青出於藍以奠定畫壇地位的寫實海景風格，和透納以克勞德羅翰為師取法歐陸古典風景傳統的志向，以及他呼應時代風潮的悲壯浪漫經典名作，以補「透納特展」的「崇高」觀點之闕，俾使對透納藝術有全面的認識。

英國本土風景與圖物誌繪畫（Topography）

透納的繪畫訓練，始自於繪製地理面貌與建築規模的「圖物誌」（topography），這種



繪圖訓練讓透納在成為真正的畫家之前，就先成為了一個優秀的繪圖家（draughtsman）。透納對於中古世紀教堂廢墟的懷古情調和消逝時光的美感也興味昂然（圖一），在他生涯之初就開始對英國本土的風景展開地毯式的描繪，這個對於英國本土風景的熱情持續到他的一生。然而他受英國畫壇注目的，真正風格卻是他的海景畫。

海景畫（Seascape）

海景畫是透納在廿一之齡的 1796 年，在皇家繪畫學院（Royal Academy of Arts）首次展出尤或作品《海上漁夫》（*Fishermen at Sea*, 1796）（圖二），評論界咸認他是的畫壇的明日之星的重要主題。

透納曾經在英國海邊居住過度過他的少年時光，而他投入海景的描繪，不只是源於生活經驗和情感記憶，他更借鏡十七世紀的荷蘭海景繪畫，吸取荷蘭繪畫中大量的海景元素。從船隻的結構，細節，人物的姿態、動作、

衣著，到天候與海象的各種戲劇性的驚人景象。他刻意地描繪連荷蘭海景畫家都視為挑戰的驚濤駭浪和船難的海景。

透納直接取法荷蘭的海景畫，卻完全以英法沿海的實景和事件作為主題，在寫實的基調上，他熟練地呈現一幕幕戲劇性的驚人場景。畫筆充沛的說服力讓他的海景帶著強烈的真實感，卅歲之前的透納，他專擅於近距離觀看翻騰浪濤中險象平生的海景戲劇，從繪畫品質與數量，成為英國當代海景畫的第一名家。

古典透納（Classic Turner）

透納從荷蘭風景畫出發，亮眼的描繪了英國本土風景中的海景主題。海景，原只是屬於地方風貌的呈現，但他的風景畫志向與企圖更大，他開始注目南方的義大利風景畫傳統，憑藉著對法國風景畫家羅翰（Claude Lorrain, 1600-1682）的義大利式風景的全面模仿，進入古典風景畫的研究。也因此法國藝術史



圖二：透納《海上漁夫》，c.1796，油畫，91.4x122cm，泰特不列顛館，倫敦。



圖三：透納《迦太基帝國的崛起》，c.1815，油畫，156x230cm，倫敦國家藝廊。

家偏好評價透納是「完全模仿羅翰」，透納本人卻並不否認，甚至在遺囑中，希望他的畫作《迦太基帝國的崛起，狄多建造迦太基》（*Dido building Carthage, The Rise of the Carthaginian Empire, c.1815*）（圖三）能夠懸掛在英國國家藝廊中羅翰的《示巴女王海港登船》（*Seaport with the Embarkation of the Queen of Sheba, 1648*）畫作之旁（圖四），這種正面的學習與積極模仿一個距離自己兩百年的歐陸藝術家的心態，正面地顯露出透納的巨大企圖一進入歐陸傳統的決心。

透納的風景畫，銜接了北方荷蘭的自然主義，又以義大利風的古典主題應和了歐陸傳統，成為英國繪畫和歐陸傳統的重要連結，但畫家持續一生描繪英國本土風景的規律未曾停歇，壯遊歐洲的視野更讓他未曾侷限在英國的風物地貌的描繪。畫家曾經數度到過威尼斯，但是他的威尼斯風景卻包含了古典風景畫的雋永與視野，更演變到後來他的風景畫的朦朧大氣，而羅馬這個永恆之都，則一直提供他進入古代世界的入口。



圖四：羅翰《示巴女王海港登船》，1648，油畫，149×196cm，倫敦國家藝廊。

浪漫透納（Romantic Turner）

透納所屬的時代是在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中葉，歐陸浪漫主義風潮演進至寫實主義萌芽的時代。他進入浪漫風格之後，風景情境的氛圍感，光線與空氣的效果越來越強，而古典人物的敘事和情節漸漸減弱，甚至聊備一格，也無損透納藉著古典主題而浮想連翩的一個憑藉，但真正要了解透納的浪漫風格，我們還必須將他放在歐陸的浪漫潮流中來觀察。

在透納的當代，日耳曼有弗烈德里赫（David Friedrich, 1774-1840）凝視自然的讚嘆情懷，法蘭西有米歇爾（Georges Michel, 1763-1843）和俞越（Paul Huet, 1803-1869）面對自然巨變與戲劇現象的驚嘆與追捕。透納受到歐陸的這個時代激情的影響，逐漸的在風景畫流露出他個人的感性，甚至激情的表現。

其實，世人更喜歡他廣義的浪漫情調中，某一些細緻精巧卻又籠罩在自然情境中的具象事物。如《勇莽號》（*The Fighting Temeraire, 1838-39*）



圖五：透納《拖去外海解體的勇莽號》，1838-39，油畫，91x122cm，倫敦國家藝廊



圖六：透納《奴隸船》，1840，油畫，90.8x122.6cm，波士頓美術館。

1839。按一直以來帆船戰艦《勇莽號》（舊譯為《無畏號》係誤）（圖五）在一片斜陽中告別世人的浪漫剪影，或是《暴風雪》（*Snow Storm*, 1842）那將蒸汽船捲入海上風暴，讓人忘了安危卻讚嘆起這天旋地轉的巨大能量與渾然之美，又或著是《奴隸船》（*The Slave Ship*, 1840）（圖六）那血色黃昏的動盪海面，上演著自然最絢麗的戲劇，卻教人瞥見，海中有死難的奴隸，腳踝上仍銬靠著足鍊，一切的悲劇、苦難與不公義，都消融在自然的壯麗戲劇中，令人驚愕！當他的畫筆越來越喜愛揮灑自然的動能，他繪畫實驗巨大無垠的空間因此展開。

透納的實驗（Turner's Experiments）

透納的繪畫實驗，在他藝術生涯最後十年之間的十九世紀前半葉展開，令當代入驚訝，令後世人驚奇。那歸於渾沌的鴻蒙景象，在水彩是脫略具象之風雲海象的寫生，進而發揮即



圖七：透納《威尼斯嘆息橋、總督宮、海關大樓與卡納萊托繪畫》，1838-39，油畫，51.1x81.6cm，泰特不列顛館。

興渲染的抒情速寫，切合浪漫的時代情感，於油畫則是厚塗層疊鋪染的朦朧氛圍卻捨棄具象再現的極簡畫面，而他的威尼斯主題則從《威尼斯嘆息橋、總督宮、海關大樓與卡納萊托繪畫》那風景如畫（*picturesque*）的悅目意象（圖七），到《威尼斯水節，斯拉夫人堤岸》（*Riva degli Schiavone, Venice Water Fête*, c.1845）（圖八）那無由解釋的「朦朧」狀態，卻讓當代入無所適從了，即使是摯友羅斯金（*John Ruskin*, 1819-1900），也大為驚訝，覺得透納越走越遠，不明白他的藝術到了哪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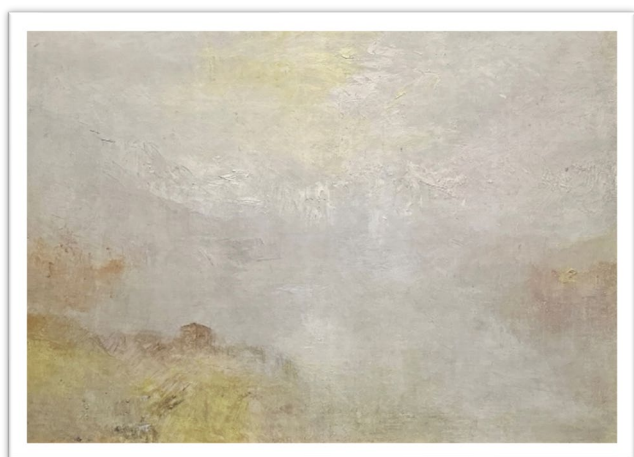
圖八：透納《威尼斯水節，斯拉夫人堤岸》，c.1845，油畫，72.4 x 113 cm，泰特不列顛館。

透納的繪畫實驗創造了一個風格逸出時代，到現代仍舊耐人尋味的風格，乃從歐陸時潮的浪漫風格而來的實驗趨向，飽含自由精神，在英國畫壇獨出而令人困惑的畫面，一個自如畫景致（picturesque）脫逸而出，於繪畫史上見所未曾，趨於抽象（abstraction）的寫意風。

當自然的能量在透納的繪畫中，所佔的比重越來越大，形成他繪畫中的動力。於是在未來的印象畫派（Impressionism）世代的莫內（Monet）、雷諾瓦（Renoir）、希斯萊（Sisley）等畫家群們出生的 1840 年代，已開始將實驗著將空氣描繪下來，嘗試著渾融大氣與雲霧的色彩與調子，將一切都統攝在光的表現之中，然而要說他是日後印象派莫內等人的先驅則需小心，恐怕將簡化了透納在風景繪畫上的先驅意義。

透納風景中的虛無光影與具體的木石山水的虛實意象，與印象派在色彩上的革命本質不同，是一種趨向寫意的境界，並導向比浪漫更為主觀的創作。畫家在 1840 年代的中大幅的畫作，如《琉森湖：從布倫嫩俯瞰烏里灣》（*Lake Lucerne: the Bay of Uri from above Brunnen*, 1844）（圖九）那朦朧的氛圍，那不可辨識的畫面具象元素，和那清淡的色調之中，微妙的明暗層次，在畫刀厚塗顏料與反覆疊染的油彩質地上，竟煥發著材質感（material）與罩染（glazing）微妙色調的古典油畫之美，甚至可以是 150 年後趙無極《向透納致敬》（*Hommage à Turner*）的根源。而《雨、蒸氣與速度》（*Rain, Steam and Speed*, 1844）（圖十）更是當代氣息濃厚的經典之作了。

（本文作者為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美術學系助理教授）



圖九：透納《琉森湖：從布倫嫩俯瞰烏里灣》，1844，油畫，72.7x98.3 cm，泰特不列顛館。



圖 10：透納《雨、蒸氣、速度》，1844，油畫，91x122cm，倫敦國家藝廊。